

遇见

江南一埠

吴重生

回家乡浙江浦江，石埠头村村口的道路是必经之地。每次不经意地抬头，都能看见村口高高竖立的牌坊，牌坊上写着“江南一埠”四个大字。这总会让我想起一桩往事。

2013年，我见到风尘仆仆赶到北京来的黄惟善。他拿出旧村整体拆迁改造的图纸，认真地对我说：“村里要在村口造一座牌坊，以纪新村之胜。既然是牌坊就要取个名字，你是咱们家乡的文化人，能否帮忙取个名？”

这位衣着朴素的中年人很早就创办民营企业，积累了丰富的企业管理经验。2003年，黄惟善担任村党支部书记。

我生长的村庄与石埠头村仅一路之隔，又在乡政府工作多年，因此，对石埠头村知根知底。之所以叫石埠头村，是因为该村以前是浦阳江畔的一个埠头。据老一辈人讲，作为钱塘江上游重要的支流，浦阳江上一度千帆云集，而石埠头村，就是南来北往的客商停舟歇脚的地方，石埠头村因而十分富庶。

沧海桑田，如今的浦阳江已不再通航，石埠头村也失去了“靠水吃水”的本钱。黄惟善上任之初，经过多方考察，从老祖宗留下的这个村名得到启发：“石埠头村作为浦江的南大门，离义乌小商品市场仅10多分钟车程。人们不是把经商办企业比喻为‘下海’吗？如果把村里的电商产业做起来，相当于打造一个网络海洋中的埠头，吸引外地客商来我村进行电商交易，岂不能重现昔日千帆云集的辉煌？”

黄惟善很快在石埠头村干出了名堂。在他的努力下，该村的整体搬迁和旧村改造工作圆满完成。

那次见黄惟善时，他的行程安排得很紧，除了见我，还要去见有关专家，寻求新农村建设的良策。为了节省时间，我特地赶到他的住处，与他见面。得知他此行的缘由，我说：“离浦江不远的东阳横店，有一块石头上镌刻着‘江南一埠’四个大字。咱们不妨借用一下，叫‘江南一埠’，如何？”

黄惟善说：“你的建议很有道理，我带回去递交村两委会讨论。”虽然他在村里的威望很高，但他一直保持着民主、谦虚的作风。时间过得真快，转眼，“江南一埠”牌坊竖立在石埠头村村口已近10年了。这些年来，“江南一埠”的名声越来越响亮，被吸引到该村创业的外地客商越来越多。这块牌坊见证了石埠头村日新月异的变化。2020年，石埠头村获得第六届“全国文明村镇”称号，村集体资产由2013年的10万元增长至2018年的2亿元。

去年中秋节，回家过节时，黄惟善邀我去村里的党建书吧和电商直播间参观。黄惟善同时邀请了两位回家乡过节的大学教授，让我们一起为村里的电商直播平台提提意见。直播间就设在村两委办公楼的2层，电脑、高清摄像头、直播用手机、麦克风、环形补光灯等设备一应俱全，墙上的显示屏正在循环播放网商园的交易情况。在这里，我们遇到正在准备直播的村民张敏亮。他告诉我，每晚8点，他都会准时来到这里，简单的准备之后，开始长达3个小时的直播。在直播间里忙碌，成了他生活的日常。直播打开了张敏亮所经销的沙

黄惟善说：“既然村里的党员群众信任我，我就应该努力干。只有全心全意为大家谋划，才能取信于人。我不图别的，就图乡亲们日子越过越好。”如今，“千帆竞渡”的盛景已在石埠头村重现。村民收入节节攀升，走在乡村振兴的大路上……

下图为石埠头村鸟瞰。 傅华庭摄



黄河岸边好光景



图①为鲲鹏新村新房。图②为村民王冬梅(左一)等在拍摄视频。图③为村民程冠军在瓜田摘瓜。

李跃摄影 李跃摄影 潘若松摄影 制图:赵德汝

“在这里生活，比在城里还方便。”在县城里生活过的王金华对此很有发言权。“看看，学校、幼儿园、超市、卫生室、饭店……啥都不缺。更重要的是，以前需要到镇上、县城办的业务，如今大部分在村里就能办了，不用再跑腿了。”

党群服务中心造型别致大气，楼内便民服务站、警务室、图书室、青年之家甚至矛盾调解室等，一应俱全。楼前是近8000平方米的村民休闲广场，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经常在这里上演。

在便民服务站，几台崭新的智能化自助服务机颇引人注目。村党支部书记王银河介绍，为解决滩区群众“距离远、办事难”问题，鲲鹏新村打造数字乡村便民服务平台，整合医保、社保、公安、交警、民政、卫健、行政审批等16个部门为民办理事项，实现远程连线，将政务服务窗口延伸到村里。小到出具证明、咨询业务，大到证件申报审批，都能集中到每个村台服务大厅“一站式”办理。对孤寡老人、丧失劳动能力和劳力外出务工家庭，村里还成立了由党员组成的志愿服务队，随时上门帮助他们解决困难。

从王金华家往西不到百米，68岁的张法旺正在门前广场上和几个村民聊天。他家住的是210平方米的3层楼房，是个三代同堂的大家庭。张法旺家院里的一角种了一畦蔬菜，架上黄瓜、豆角果实累累，架下小葱、辣椒郁郁葱葱，整个小院一派生机勃勃。张法旺的儿子常年在外跑运输，他和老伴、儿媳种着滩里的8亩地。“现在种地省事多了，犁地、施肥、除草、打药、收割，都能用机器干。像今年麦收，用收割机两三天就全收完了，以前至少要忙活一个多月。麦子收成变好了，人却一点也不累。俺生活在黄河滩，真是赶上了好光景！”说起现在的生活，张法旺满意得很。

离开鲲鹏新村，驾车沿着宽敞的水泥路继续向滩区深处行驶。夏日的黄河滩，阳光白灿灿、火辣辣的，蓝天白云下，满眼翠绿，玉米、大豆、花生、地瓜……各类作物正铆足劲头努力生长，仿佛能听到它们拔节的声响。沿途，不时有大型运输车辆穿梭而过，几处裸露的土地上挖掘机正在忙碌。菜园集镇党委组织委员郝瑞党说，这些都是滩里的老村台旧址，村民搬迁后正在抓紧复耕，今年秋天就可播种。

38岁的郝瑞党大学毕业后就扎根滩区，成了一名乡镇干部，一干就是15年。为了滩区迁建，郝瑞党和同事们常年工作在滩区里、村台上，几乎没休过双休日、节假日，见证了村台规划建设、村民搬迁安家、旧村土地复耕的全过程。她说，这里面浸透着太多的汗水、泪水，当然更多的是感动、欣慰和快乐。菜园集镇共建设了鲲鹏新村和六安新村两个新村台，滩内13个老村台旧址复耕后，全镇将新增2200亩良田。同时，村民搬迁后，与鲲鹏新村紧邻的洪庄老村台建筑和县里其他3个村被整体保留下来，作为黄河文化遗产保护起来。

车子驶过原村桥村复耕现场，视野更加开阔，烟波浩渺、奔腾不息的黄河渐渐在眼前清晰可见。驶入一条田间小路，路旁，一块瓜田吸引了我们的目光，油亮墨绿的瓜秧瓜

叶间，滚圆的西瓜若隐若现。50岁的程冠军正戴着草帽，汗流浹背地在田间摘瓜，往田外背瓜。见我们到来，他顺手抄起刀来切开一颗熟透的瓜，热情地请我们品尝。

东明是著名的“西瓜之乡”，良好的气候、水源、土壤，给西瓜生长提供了有利的自然条件。尤其是在黄河滩里，半沙半淤的改良土，最适宜种瓜。

程冠军说，今年开春他在自家地里种上了西瓜，选用的是抗裂耐旱、高产抗病、大红瓤的红天龙品种。为了保证瓜的品质，他坚持施用有机肥，育苗、压秧、打杈、对花授粉，忙活三四月，终于到了收获季节。

每天凌晨4点他就早早起床，趁凉快快地摘瓜、运瓜，一天要倒腾三四千斤，实在忙不过来还要雇人。不少商贩慕名前来收购，车辆就停在地头。他种植的20亩瓜田，差不多有近10万元的收入。如今头茬瓜快过季了，地里套种的辣椒、茄子也开始收获，因与经销公司签订了订购合同，完全不愁销路。

相邻的田地里，种粮大户曹颜江的自制式喷灌机正在玉米垄沟间缓缓移动，高高的喷头喷射出足有50多米长的水柱。水柱在空中散开，形成密集的水滴，均匀地洒在田间，完全不需要人工操作。这场景，让出身农家、从小干惯农活的我也看呆了。

曹颜江看到我吃惊的样子，憨厚地笑了：“想不到吧？我一个人种了300多亩地，都是从其他农户手里流转来的。”他说，家里喷灌机、旋耕机、播种机、拖拉机、三轮车啥都有，基本实现了机械化。就连喷洒水药，也经常使用无人机。平时田间管理自己一个人就能忙得过来，只有特别忙的时候，家人才来搭把手。

附近绿源农场的穆春平也是位种粮大户，他家就在菜园集镇的傅寨村。1997年他到北京创业，一去就是24年。在公司业务风生水起之时，有次回家探亲看到家乡巨变，穆春平动了返乡创业的念头。2021年，57岁的他把公司交给女儿打理，自己在黄河滩里租地搞起了现代农业。他看中的就是这里优质的土壤、适宜的气候和越来越好的生态环境。

在流转的500亩土地上，他建了150个新型大棚，种上了良种西瓜、贝贝南瓜，还有鲜食玉米、甜糯玉米、水果玉米等新品种，目前都到了收获季，一上市就供不应求，每亩收益都在万元以上。为了带动周边村民致富，他从邻近新村台雇了50多人。穆春平的农场不仅采用机械化、智能化生产方式，还制定了无公害、纯绿色种植标准，甚至“请”来一批特殊的“客人”——6箱蜜蜂，放养在农场里，让它们给作物自然授粉。

离乡20多年，如今的黄河滩，让他感到既熟悉又陌生。黄河滩还是那个黄河滩，但眼前的一切已变了模样。他每天侍弄着农田，也与滩里的小动物们成了“朋友”。他发现很多小时候常见但后来消失的动物又回来了，还来了不少从未见过的“新朋友”。特别是到秋冬季节，大约会有近20万只候鸟在这里越冬，其中不乏珍稀鸟类，黄河滩成了它们的乐园。它们在这里栖息、觅食、翱翔、嬉戏，成为滩里一道靓丽的风景。

滩里人祖祖辈辈与黄河为伴，黄河像母亲一样哺育着他们。过去，他们敬黄河、爱黄河，但也怕黄河、怨黄河。如今，“悬”在头上的水患解除了，人们心里感恩

逐梦

“你现在和过去有啥不一样？一句话：过去根本没法比！”

跟山东东明鲲鹏新村村民王金华第一次见面，直爽的她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“过去那是啥环境、啥条件啊？”她说：“你是没见过俺原来住的村子、房子，咋能跟这比？”

王金华一家从紧挨黄河不到1公里的北王庄村，搬到现在高阜平坦、敞亮洁净的鲲鹏新村，整一年了。

“看看俺这里，跟城里比一点都不差！”说话间，她的眼里闪烁着光芒。整个新村都是统一规划设计的，一栋栋联排别墅白墙黛瓦、古朴典雅，看上去整齐划一，但走在宽敞的街道上，仍看得出王金华这处院落的与众不同。门口、围墙甚至2楼的阳台上，摆了足足几十盆鲜花，红的、黄的、白的、粉的，姹紫嫣红，争奇斗艳。

“这套房子建筑面积175平方米，上下两层，还带60多平方米的小院，布局很合理，一家人住着够宽敞了。”

聊起过去，别提老辈人了，就以她的经历，就能好好说道一阵子。原来的北王庄村就像滩里的一座孤岛，七零八落地散布着各家各户垫起的房台。台上房屋破旧不说，多数院子里也是又脏又乱。房台之间的道路像条壕沟，坑坑洼洼，每逢大雨，泥泞不堪，街道变河流，严重时连上邻居家串个门都得划个小船走。

“滩里人过去苦啊！不仅出门难，上学、看病、吃水、用电、浇地……哪样都难！”陪同采访的村妇联主任陈学美接过去话茬：“当然，最大的担心还是安全问题。过去每到汛期，大伙儿总是提心吊胆，没睡过安稳觉。”

从青藏高原奔流万里而来的黄河进入下游，水势渐缓，但也成了“善淤、善决、善徙”的“悬河”，历史上“三年两决口，百年一改造”，曾造成不少灾难。

新中国成立以来，治黄史册掀开了新篇章，历经70多年的建设，如今堤防日益坚固，黄河安澜已由梦想变成现实。但在防汛大堤与主河槽之间的滩区，因情况特殊，一直水患未除。为躲避洪水，在这里，百姓盖房前必须先把地基垫高，建一座房子就要垫一座房台。“三年攒钱，三年盖房，三年还账”，曾是滩区人的生活写照。

东明被称为“黄河人鲁第一县”，拥有全省面积最大的河滩，王金华所在的菜园集镇有14个村庄都在滩里。王金华结婚后和丈夫种了几年地，就在镇上开了间门市做生意。等小有积蓄，急于摆脱滩里生活的他们，关掉门市，又在县城买房开起了出租车，一年到头回不了几次家。

没想到，改变悄然发生，这几年一直听同乡人说的滩区迁建真的实现了。直到走进选定的新房，她才相信眼前的一切，也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个新村，这个院落。

鲲鹏新村由原来的8个自然村组成，人口4589人，建设房屋1118套，如今已全部入住。鲲鹏新村的名字取自庄子《逍遥游》，有“大鹏展翅”之意。

如今，像鲲鹏新村这样的新村台，在东明县就有24个，宛若一颗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黄河滩上，蜿蜒的黄河像一条灵动的绸带将它们串联起来。每处村台都以省级美丽乡村示范点标准建设，“一村一韵，一村一品”。